

岁月悠悠

高温季忆营养汤

■陈茂生文

两年前,也是七月,散居各处的工友聚会。就在吃得差不多、喝得差不多,唠得有点多的一片欢乐中,店家忽然端上一大碗番茄蛋花汤,相比满桌的鸡鸭鱼肉、蟹虾扇鲍,简朴得有点不搭了。众人正有点纳闷,主办人起身煽情地说:“这是特意为大家准备的一份‘高温营养汤’。”

“高温营养汤”经历过的都明白,这可不是矫情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工厂条件艰苦,高温季节尤甚。每台轧机边有两台大功率鼓风机,一开就“呜呜”像拉警报,一吹就是八小时。风是有了,但热风催热汗的滋味并不好受。身体单薄的,“吓丝丝”就怕被吹倒了,下班了耳朵还在嗡嗡响,似乎还有热风在往里灌。

若要简而言之描述车间环境就是两个字“蒸笼”、三个字“大熔炉”。当时空调刚刚面市,经领导认真讨论决定:在理化实验室里装两台。

结果,各班组主动要求“送样”的络绎不绝,每次“因公”去能在那里磨叽个10分钟。最后,排了个表,大家轮流送。

在收入都不高的年代,厂里还要想办法让大伙尽可能增加点营养摄入,规定只要当日最高温度达35度及以上,食堂就要供应“营养汤”,不论工种、不论职务“人均一碗汤”。若早间气象预报报低了,只要晚上广播“修正”了,第二天就得“重来过”,不得有误。

当下,一日三餐无肉不欢,营养几乎无处不在。广播电视还有太多这个液那种素的滋补品广告,乃至全无“不足”之忧,只有被“过剩”折腾。所以,如今的人们不一定清楚何谓“营养汤”,或许认为是龟鳖炖汤“一碗汤抵一锅水”的浓缩精华,至少是大汤骨熬的一大锅吧。

其实,那时吃肉是件大事情,营养汤就是番茄蛋花、雪菜毛豆、冬瓜榨菜之类的组合,加一锅清水煮沸

了,基本不会有荤腥,但关键是“喝汤不要钱”。

因此,只要高温天,每到饭点,食堂门口会有个临时摊位,一个大保温桶,边上站当日轮值的厂领导为职工掌勺。这汤不温不热、味道不咸不淡,不论学富五车的高工,还是往炉里扔煤块的司炉,每人一勺“愿喝尽喝”,然后再排队打饭买菜。于是,就有特色歇后语:“高温天广式吃饭——先喝汤”。当然,前几位的汤里多一点油花,最后几位就只有清汤了。但若晚点,到了没喝到,只要需要就再烧,汤一定管够,而且早中晚三班一个样,绝对不会有厚薄。有些家庭经济不富裕的职工,还暗地里想“嘴里省出个大彩电”的,悄悄地就把营养汤当作唯一佐餐的菜,一顿舀两碗,也没人会吭声,大家都没意见。

当时,厂里二千多职工基本都脸熟,盛汤时遇到厂长、主任也能边喝边聊说两句。此时味道如何不重要,有啥营养也不会较真,更不指望喝了一碗就能浑身是劲雄赳赳,关键就是一口下肚,感觉到的如常小日子。

人生智慧

寻找那颗星

■罗光辉文

空气清新,宇宙明朗,满天星光纷纷,我们在山湾漫步,在寻找北极星:“顺我手指的方向,看见没有?那七颗连起来看上去像勺子一样的星叫北斗七星,从勺把开始,分别是摇光、开阳、玉衡、天权、天玑、天璇、天枢七颗星,从天枢星斗口方向延长距天璇约5倍的距离,那颗比较亮的星就是北极星。”

“看到了,我看到了北极星。”战友很激动。

我当过三年侦察兵,一年侦察班长,学过军事地形学。战友是军事干部,对天文地理也很感兴趣。

“北极星是天空北面比较亮的靠近北天极的一颗恒星,夜晚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辨认方向。正因为北极星的位置相对稳定,不易变化,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忠诚,有着自己的立场。北极星象征着坚定、执着和永远的守护。”战友对北极星有研究。

我们看着满天的星星,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。

先烈的生命换来了岁月静好。祠堂前,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,相伴而行的白发老者,带着小孩的一家好儿几口,围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地在那儿聊天,有的在给晚辈讲星空的故事。一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打着赤膊躺在竹椅上,旁边一小孩趴在他身边,有滋有味地看着手机,手机里播放着《星球大战》。

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生活,想起了我的家乡。在我们村,印象中,仰

望星空不止小孩感兴趣,劳累了一天歇息下来的父辈,爷爷辈,也会或坐或躺在明净的星空下,闲聊生活,展望未来。星星在人们的眼睛里闪光,这样的光,穿透了夜色。

有一年暑假,夜晚,从田间劳动回来,洗漱后,隔壁大伯、邻家表哥,生产队长等人,我们坐在晒谷场乘凉,描绘着未来的日子。突然,一颗流星从天上划过,落到村子外面去了。伯伯告诉我:天上掉落一颗星,地上就会老去一个人。对这句话,我将信将疑,但是,我喜欢“一颗星对应一个人”的说法,我为这句话激动不已。很长很长时间,我在茫茫宇宙中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星……

启明星高挂在东方,像一位早起的值班员,把我和战友领上了蜿蜒的山路,一位老汉在菜园里干活,身边两头牛,老黄牛站在泛着天光的小溪边,眨巴着呆萌、厚道的眼睛,小黄牛跟在大黄牛后面,摇着尾巴在吃草。月亮躲在远方,天地安祥。

我爬上星星掠过的山顶,穿过山亭。眼前是这样的景致:依山错落的房子,起伏腾挪的山墙,轻盈袅袅的炊烟。山下面的水稻正在灌浆,那清香的味道被风吹动,整个空气有点甜。灌木、松杉、翠竹,我更喜欢翠竹,一点点细碎的绿曼妙在大自然的画布上,山湾的风景,开阔。我腿有点颤,一屁股坐下,晶莹的露水,浸湿着我的身体,温润着我的心,舒服,自在。

在那个山顶,我极力仰望,虫儿在歌唱,星星在我眼中闪光,它们和童年看到的一样璀璨。

意犹未尽

风扇吱呀啜刨冰

■任焱越文

上世纪七十年代盛夏的一个傍晚,我在西藏南路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刨冰店里。头上是吱呀作响的摇头风扇,前面大玻璃上画了个大大的装满刨冰的杯子,杯沿还垂着冰帘,旁边写着绿豆刨冰,每杯0.15。那年代没有广告,这个图像是这个店的标记。

我站在湿漉漉的方桌旁,地上也是湿漉漉的。操作台前,一位师傅正弓着腰,在机器前打着刨冰。我等着刨冰,无聊地看着玻璃上大大的“刨冰”两字,再看师傅手里不断刨下的碎冰屑。

那时市场供应不太丰富,大多数刨冰店只有绿豆、赤豆两种刨冰,少数店似有咖啡、桔子、黄桃(均是罐头里的)等刨冰,价格自然也上去了。每到夏天,丹丹刨冰店顾客盈门,市民都来吃刨冰消暑,与冰砖相比,刨冰又便宜制冷效果又好。当时,食客皆喜欢绿豆、赤豆刨冰,价廉物美,特别是绿豆刨冰,有祛暑解毒功效,更受青睐。

在摇头风扇的吱呀声中,只听刨冰师傅一声大叫,×号刨冰好了!

我连忙奔向窗口,取了我的绿豆刨冰。

只见一只大玻璃杯里,放着一截由冰屑粒凝成的冰团,下面是半小杯绿豆汤。有的店也用啤酒用的硬底大号直筒塑料杯,还有一只打了洞,怕被人顺手牵羊的铝调羹,插在冰团与杯沿之间。

我将调羹小心拔了出来,然后用调羹在冰团上轻轻地凿,等冰团慢慢松开,一点点掉落下去,融化在绿豆汤里时,整个杯体就成了一杯绿豆冰屑。这时,我一调羹一调羹,悠悠地品尝起来。

离我家不远的小东门长江食品店

刨冰部,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有一次我写炉前工的一首诗,被登在了图书馆的诗画廊上,还配了幅画,虽然不发稿费,但我心里还是高兴。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,我就弯到长江食品店刨冰部,要了杯水果刨冰,自我庆祝了一下。

长江食品店刨冰部还是弄堂里邻里的消暑之处。有一次我在长江食品店里吃刨冰,忽见我们弄堂里小黑皮的爹,端着只钢精锅子走了进来,里面盛了半锅西瓜瓢,我一看直咽口水。那时,上海滩最受大众欢迎的防暑降温物,就是绿豆刨冰和堂吃西瓜。

黑皮爹对做刨冰的师傅说,来六杯绿豆刨冰。刨冰师傅是弄堂里大扁头的过房爷,认得黑皮爹的。他有意作弄他,板着脸说,上头规定,一人只好买三杯!黑皮爹求他道,依帮帮忙,否则我回去后,家里“领导”那不好交待。刨冰师傅一本正经说,依也不要为难我。黑皮爹突然回头看到了我,立刻求救我帮他买三杯,答应分一些西瓜刨冰让我品尝。

我对刨冰师傅说,加上我的三杯刨冰。结果,等六杯刨冰倒入黑皮爹的钢精锅里后,他头也不回地端着锅子,瞬间消失在店外的人流中去了。

风扇还在吱呀摇着头,我边吃着刨冰,边透过玻璃向外望去。正是下班时分,暮色中,西藏路上来来往来的行人多了起来。太阳已落到对面大楼后面去了,空间的热量在慢慢地下降。我将刨冰在嘴里轻轻地咬动着,享受着冰粒扩散出的阵阵凉爽。

几十年后,也是七月的一天,我又冒着酷暑走过西藏南路。大世界熟悉的塔楼依然矗立着,刨冰店早已被现代化商铺替代。在大约原创冰店的方位现在有一家奶茶铺,生意兴隆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,“风扇吱呀啜刨冰”总让人怀念。



棕头鸦雀 ■许超蔚

海上风物

参观曹杨新村村史馆

■缪迅文

7月的一天,我和几位老友来到位于花溪路上的曹杨新村村史馆。穿梭70多年的时光,走进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。

村史馆一至二楼展厅陈列着大量图片、实物,将曹杨新村这个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与发展娓娓道来。新村居民曾使用过的老式收音机、电视机、缝纫机、粮票、凤凰牌28式自行车、万宝牌冰箱、三五牌台钟……以及上世纪60至80年代典型的新村家庭、百货小店等,这些老物件,诉说着新村过往的美好故事。

村史馆特聘讲解员丁老师告诉我们,2019年以来,曹杨新村启动了

旧住房成套改造,在不破坏房屋整体结构的基础上,以满足民生需求为导向进行内部综合改造。71年历史的老工人新村的荣光与骄傲将在新时代妥帖地珍存。

在放映厅,我坐在小板凳上,兴致勃勃地观看微电影《心动曹杨》。这部微电影通过一个法国姑娘与一个曹杨小伙子的爱情故事,艺术地展现了曹杨新村的风光与风土人情、文化艺术与市井生活,赢得了大家由衷的笑声和喝彩。

虽然暑热逼人,绿树环抱中的曹杨新村却是一片清凉。参观了村史馆后,我们来到了曹杨新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。在图书室,和爱读书的新村居民交流起来;在活动室,兴致勃

勃地打起了乒乓球。演出厅里传出阵阵悠扬的乐曲声,让人禁不住驻足聆听,这是曹杨新村老年管弦乐队的队员在排练,这支由20多名退休老人组成的乐队,用演奏管弦乐快乐自己、愉悦他人,奏响了一曲“夕阳红”。“我们的乐器非常齐全,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长笛、小号、长号、贝斯……样样都有。”队长介绍说,乐队已成立20多年了,队员大多是新村里的退休老人,年龄均已过60岁,最大的75岁,大家因为有一个共同的音乐梦而聚到了一起。老年管弦乐队演奏起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,现场洋溢着欢乐。一时间,自己好像瞬间“穿越”了,对上海的发展史和上海居民生活的变迁有了真切的回味。